

*Opera Houses
And Literature Life in Chongqing*

歌 剧 院 魅 影

大山城的文艺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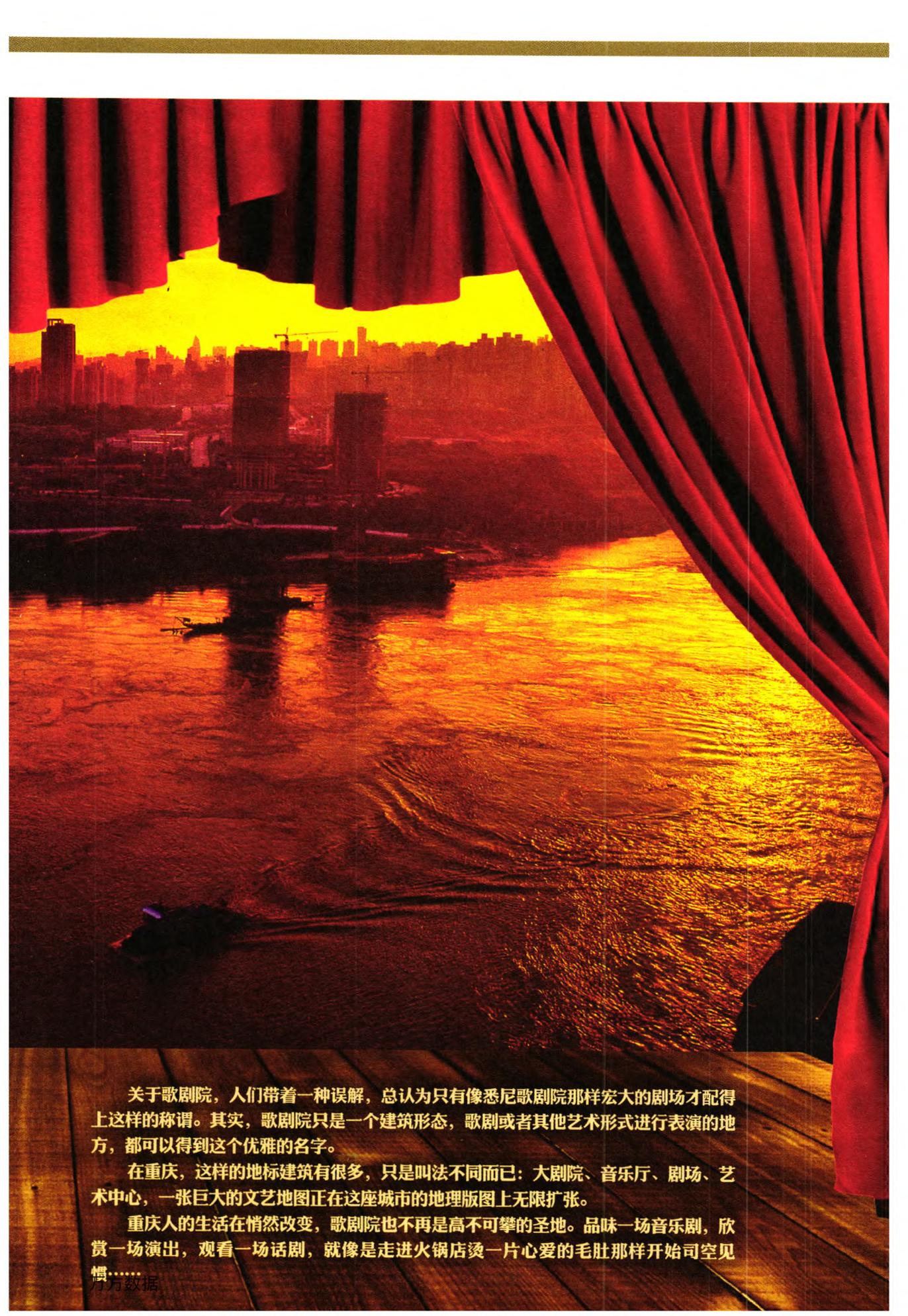
策划 + 本刊编辑部

讲个小现象：几年前，重庆人知道的歌剧只有《图兰朵》；几年后，随便询问一个重庆人，就会讲出一长串的歌剧名：猫、茜茜公主、音乐之声、巴黎圣母院、妈妈咪呀、天鹅湖……我们重庆人的生活，越来越文艺。

前不久刚刚落幕的重庆第三届演出季，四个月的时间里，近200场的演出剧目吸引了20万余人次走进各式各样的歌剧院。

这一期，我们就来聊聊重庆的文艺生活。

当然，说到重庆的文艺生活，歌剧院自然就是无法绕开的地标。



关于歌剧院，人们带着一种误解，总认为只有像悉尼歌剧院那样宏大的剧场才配得上这样的称谓。其实，歌剧院只是一个建筑形态，歌剧或者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表演的地方，都可以得到这个优雅的名字。

在重庆，这样的地标建筑有很多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：大剧院、音乐厅、剧场、艺术中心，一张巨大的文艺地图正在这座城市的地理版图上无限扩张。

重庆人的生活在悄然改变，歌剧院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地。品味一场音乐剧，欣赏一场演出，观看一场话剧，就像是走进火锅店烫一片心爱的毛肚那样开始司空见

惯……
万万数据



老重庆的文艺范儿

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文艺就已经成为了重庆人的一种生活

OLD CHONGQING:
A LITERATURE AND ART CITY

英文导读 In the forties and fifties of last century, Chongqing was the most literary city in China.

文+金良 兰鹏 图+郝赢 部分图片由重庆图书馆提供



一张光彩夺目的文艺地图

重庆的文艺地图应该有两个版本，一张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一张是如今。这座城市最辉煌的文艺时代，则定格在那张年老的文艺地图上。

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，重庆迎来了文艺生活最鼎盛的时期，遍布全城的各种剧场，是全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。

资格最老的是新华路上的人民剧场。它最初创建于1915年的华章大舞台，1925年改为乾坤大舞台，演京剧，后毁于火灾。1929年，范绍曾买下“乾坤”的旧地址，改建为一园大戏院。1950年由西南文教部接管，第二年更名为人民剧场。先后由西南人民艺术剧院、重庆市歌舞团、重庆市歌剧团直接管理。八十年代初期，重庆市川剧院青年演员集训队在这里演川剧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兴建于这个时期的胜利剧场、一川大戏院、红旗剧场是重庆最著名的文艺地标。

胜利剧场坐落在大同路，原名得胜大舞台，是京剧刘家班于1942年在第三剧场的基础上改建的。1951年由得胜川剧团经管，改名为胜利剧场。1952年被市文化局接管，是胜利川剧团与光明越剧团（后更名为重庆市越剧团）常年的演出场所。

抗建堂是红旗剧场的前身。1940年4月，郭沫若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中国万岁剧团团长，由于重庆戏剧名家荟萃而剧场奇缺，就把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第二摄影棚改建为剧场。1940年年底建成，取“抗战建国”的口号名为抗建堂。1950年，抗建堂交给重庆市文工团，该团在抗建堂首演话剧《红旗歌》，因此又被称作红旗剧场，当时的市长曹荻秋还亲自为剧场题名。

一川大戏院位于正阳街，建于1942年。两年后，由斌良国剧社（习称“厉家班”，即重庆市京剧团前身）演出。解放后，中华全国戏曲曲艺改进协会重庆分会筹委会就在这里成立，是斌良国剧社、重

庆市京剧团常年演出之地，后毁于大跃进时代。

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建的剧场中，矗立在八一路上的解放军剧院，成了那个时期人们文艺生活的首选地。解放军剧院由西南军区在原第二书场旧址并征集部分土地兴建，1950年动工，1953年开幕。先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在此演出，后来主要用于接待外地剧团。中国京剧院、广东粤剧院、上海越剧院、广西桂剧院、开封豫剧团、浙江苏昆剧团、陕西秦腔剧团、上海评剧团等曾经闻名



全国的剧团都曾经登上过解放军剧院的舞台。

同一时期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文艺地标不得不提——重庆人民大礼堂。它原为西南行政大礼堂，一度名叫中苏人民友好大楼，市民习称中苏大楼，后更名为重庆人民大礼堂。这里也是当时整个重庆惟一能够承接大型演出的剧场，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在此上演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曾经轰动一时。

不可忘却的“雾季公演”

有多少人还记得“雾季公演”的往事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它开创了中国文艺史上的黄金期。

1941年，重庆抗建堂，著名的话剧剧目《国家至上》在此演出。防空警报突然响彻城市上空，日军的敌机开始新一轮轰炸。演出被迫中断，剧院化妆间被锁上，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，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。

“雾季公演”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被推出的。人们发现，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，“雾都”重庆上空都会被云雾笼罩，而这个时期，日军敌机的轰炸会明显

减少。于是，1941年10月，重庆首届“雾季公演”启幕。直到1945年，重庆“雾季公演”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。

那是一幕至今回望起来会让人感动的画面：上空时不时会有敌机的骚扰，但重庆城里各个剧场里却人满为患。一出出剧目精彩上演，阵阵叫好声似乎扫去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。著名的话剧演员，有着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美誉的张瑞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：“1942年4月3日，《屈原》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。在以后的15天里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，等待第二天售票，更有人专程从成都、贵阳赶来看戏。整个山城沸腾了……观看这场公演的人数达到几十万人次。”

在《中国文艺史》一书中，对“雾季公演”有着这样的记载：“仅中华剧艺社，在‘雾季公演’中即先后上演了于伶的《长夜行》、夏衍的《愁城记》和《法西斯细菌》、欧阳予倩的《忠王李秀成》、郭沫若的《屈原》、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、老舍的《面子问题》、沈浮的《重庆24小时》、曹禺的《北京人》和《家》、吴祖光的《风雪夜归人》、陈白尘的



1941年《北京人》



1937年，上海影人剧团十姐妹



厉家班



《祥梅寺·珠帘寨》

陪都藝術劇社
●首次隆重演出●
特別注意
三幕名劇
娜拉
地址：抗建堂
一至三日加演日場 午二開 後時演
城內各票處：中華書局



1941年话剧《雾重庆》

左右页图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众多经典剧目和众多表演名家云集山城，只有身在剧院里，重庆人才会暂时忘记战争带来的伤痛。

In the 1940s and 1950s, there were many famous operas and performers in the operas of Chongqing.



1938年重庆第一届戏剧节



金山与张瑞芳在《家》剧中的剧照

《岁寒图》和《石达开》等近20个优秀剧目。四届“雾季公演”共有28个剧社、团、队参加演出，共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。”

那个时期，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、演艺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。史料记录下了当时的文艺盛况：“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、上海影人剧团、农村抗战剧团、中电剧团、上海业余剧人协会、中央青年剧社、中国艺术剧社、中央实验剧团、复旦剧社等50多个。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、阳翰笙、田汉、夏衍、洪深、老舍、曹禺、陈白尘、吴祖光等。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、史东山、陈鲤庭、郑君里、王为一、孙坚白等。著名的演员有赵丹、白杨、舒绣文、金山、陶金等。每到雾季，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，不带重样的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雾季公演”剧目的题材极为丰富，剧本内容除了抗日救亡的主题，也有剧团将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搬上舞台。如果漫步在那个时期重庆的街头，突然听到一位青年高声吟咏着“生存还是死亡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”，完全不用大惊小怪。

文艺，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重庆人的一种生活。



1939年，重庆露天音乐会